

如何衡量一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高淑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北京 100000

【摘要】本文用比较和统计分析的方法讨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衡量标准及目前人均GDP标准的局限性,分析了内含“健康长寿”、“教育获得”和“生活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测度“中等收入陷阱”的量化标准的合理性,认为人类发展指数HDI是对人均GDP的修正与完善。并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人均GDP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关联。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人均GDP; 人类发展指数HDI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发展报告: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提出的^[1]。同时,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首席顾问英德米特·吉尔对“中等收入陷阱”给出了权威的定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即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其所依赖的从低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不能继续指导其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在这一阶段,以往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将难以产生新的经济动力,进而导致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2]。”在这个内涵丰富的定义中,包含了如何测度“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重要问题。这正是本文所论述的主题。

1 如何衡量一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测度,即按照怎样的衡量标准去判断、识别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1.1 人均GDP的量化标准

由世界银行倡导。其前提是对不同收入等级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划分,即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把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又细分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几种类型。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同时,也给出了衡量“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人均GDP1000至10000美元。^[1]即将人均GDP处于1000-10000美元之间的国家确定为中等收入国家,并由此做出这样的判断:一个国家的人均年GDP达到1000美元,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倘若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呈现停滞或徘徊的状态,人均GDP难以突破10000美元,即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由于汇率与物价的波动,人均GDP这一量化标准是动态的。因此,世界银行每年在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都要对其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2008年,人均GDP介于976至385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介于3856至1190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2009年,人均GDP介于1000至4000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介于4001至1219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人均GDP介于996至394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介于3946至1227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人均GDP介于1006至397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介于3976至1247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2012年,人均GDP介于1035至408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介于4086至1261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2013年,人均GDP介于1046至412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介于4126至1274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

1.2 追赶指数的量化标准

2012年,美国学者W.T.Woo提出运用“追赶指数”(Catch Up Index, CUI)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的高低。所谓“追赶指数”(CUI),是指以美国为基准,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人均国民收入相对于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百分比。由此,他提出CUI小于20%属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大于55%的属于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而介于20%至55%之间的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3]。

20%-55%的测度指标的上限似乎大了点。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经济研究室主任朴馥水在《以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韩国的经验》一文中通过计算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比率,得出了20%至40%的测度指标,用于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据此,他将“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如下状态:“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追赶之后,发展速度逐渐减缓,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状态,人均收入保持在美国人均收入的20%至40%。”

2013年,Fernando Gabriel Im与David Rosenblatt提供了另一个相对标准作为衡量“中等收入陷阱”指标。他们同样以美国为基准,考量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与美国人均收入的百分比。在他们看来,小于美国的15%为低收入国家;介于15%至30%之间为中下等收入国家;介于30%至45%之间为中中等收入国家;介于45%至60%之间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大于60%的为高收入国家。

综上,就当下衡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来看,世界银行所倡导的人均GDP的量化标准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运用的。人均GDP的量化标准比较单一,是一个容易理解和便于操作的指标,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都利于比较、判断某个国家或地区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这也存在局限性。

2 已有判断标准的局限性

仅以人均GDP的量化标准来判断和识别一国或地区是否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2.1 人均GDP不能反映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缺乏竞争力的问题。

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季度或一年内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用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状况,由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包括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和净出口额构成。在GDP的构成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经济总量,人均GDP反应的是一国或地区经济总量的一个平均值。从微笑曲线的构成看,不管是低端还是高端,都会对GDP产生影响。从人均GDP数值中,我们看不出产业的结构组成,也反映不出是微笑曲线中的哪一阶段导致GDP的上升或者下降。

而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探讨中,学界认为,导致一国或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能够成功转变。而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转变主要是从低端粗放的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生产率和技术提高为核心的高端集约式生产方式,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即,从农业为主转变为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但是,由于人均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并不反映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产业结构,所以,那些依

然靠消费大量资源亦或国外投资来拉动 GDP 的国家, 容易被误认为是发达国家, 而那些经济总量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人力资本雄厚、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 由于一定时期内可能发生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 容易被误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人类发展指数 HDI 不仅内含经济的维度, 而且包括国民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寿命, 这恰好反映了一国的人力资本情况, 一个人力资本强大的国家, 其制造业容易进入高端水平; 一个人均寿命高的国家, 广大民众对服务业的需求也将促进服务业的繁荣。

2.2 人均 GDP 不能反映公平和国民实际生活水平

国民实际生活水平由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和财富共同衡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人均 GDP 剔除了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值; 在消费方面, 同样消费一百元, 是用来购买食品还是用来娱乐休闲, 所表征的生活状况是不一样的, 购买食品, 可能处于保证温饱的阶段上, 而有余额去休闲娱乐, 所拥有的生活水平相对要高一些。同样收入的家庭, 如果具备不一样的财富, 生活水平也有所差异。而有的家庭财富是没有进入 GDP 核算的。存在以上的差异, 用人均 GDP 来衡量国民实际生活水平, 不够准确。它反映不出作为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的人均受教育情况, 也反映不出可支配财富、医疗保健等和人的寿命息息相关的因素。

不仅如此, 人均 GDP 从其计算方法上也容易掩盖社会分配事实上的不平等。GDP 作为衡量一国生产状况的指标, 只能反映一定时期内一国总的财富值, 人均 GDP 难以反映社会分配情况是否公平, 很容易掩盖真实的贫富差距。那么, 更合适的指标是什么呢?

3 衡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合理指标

就“中等收入陷阱”看, 它不只是一个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问题, 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运用人类发展指数 (HDI) 作为测度“中等收入陷阱”的量化指标比 GDP 标准更为完善。上文已提到, 当下人们判断或识别一个国家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通常是用世界银行所倡导的人均 GDP 的量化标准来衡量的。但是, 人均 GDP 量化标准只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足以考量一国或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状况。衡量一国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需要综合性的新的指标来完善 GDP 指标。鉴于人均 GDP 量化标准存在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 选用人类发展指数 (HDI) 作为测度“中等收入陷阱”的量化指标是更加合适的。

3.1 人类发展指数 HDI 的内涵: “健康长寿”、“教育获得”和“生活水平”

人类发展指数又称人文发展指数 (HDI), 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 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 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项综合性指标, 其中包括“健康长寿”、“教育获得”和“生活水平”三个方面; “健康长寿”, 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 “教育获得”, 用成人识字率及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综合入学率共同衡量; “生活水平”, 用实际人均 GDP 来衡量。通过公式将这三方面

的指标组合起来, 计算出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的数值在 0-1 之间, 指数越接近于 1, 表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按照指数的高低将全球国家和地区分为“极高人文发展” ($HDI > 0.8$)、“高人文发展” ($0.7 < HDI < 0.8$)、“中等人文发展” ($0.55 < HDI < 0.7$) 和“低人文发展” ($HDI < 0.55$) 四种类型。统计显示,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具有“极高人文发展”指数,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中等人文发展指数”或“高人文发展”指数。

3.2 人类发展指数 (HDI) 与人均 GDP 的对应关联

在定性分析上, 人均 GDP 的量化标准是人类发展指数 HDI 特殊情况下的表现形式。

由著名科学家玻尔所提出的“对应原理”可知, 自然科学的旧理论是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包含于新理论之中的, 新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不仅包含了旧理论的合理部分, 而且还增添了崭新的内容。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对于作为测度“中等收入陷阱”的量化指标的人类发展指数 (HDI) 来说, 它同样包含了人均 GDP 的量化指标的合理部分。换言之, 人类发展指数 (HDI) 是人均 GDP 的量化指标的一个扩展, 人均 GDP 的衡量标准其实被“包含”在人类发展指数 (HDI) 之中, 成为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表现形式。

人类发展指数 (HDI) 吸取了人均 GDP 的衡量标准的合理内核, 又增补了反映人的长寿水平的“预期寿命”和反映人的教育、知识水平的“成人识字率”与“综合入学率”, 是对人均 GDP 用于测度“中等收入陷阱”的量化标准的一种必要的修正与完善。

从定量分析看, 人类发展指数 HDI 与人均 GDP 呈现标准对数曲线关系。在人类社会进入发达经济体阶段, 人们对教育、医疗、生态的要求相应会越来越高, 随着物质的丰富, 人们对经济的需求降低, 无论经济、健康还是精神生活, 本质上都反应人的需求。可见, 用 HDI 作为衡量标准是对 GDP 标准的完善和修正, 用来衡量“中等收入陷阱”更为恰当。

总之,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衡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也应该有所完善, 即用内含经济维度、人文维度的人类发展指数 HDI 来衡量一国或地区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 [1] 朴馥水. 以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韩国的经验[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1): 1-11.
- [2] Fernando Cabriel Im&David Rosenblatt, “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594, 2013.
- [3] 田春生、孙盼、郝玉彪.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研究[J]. 国外社会科学, 2012(6): 85-93.

作者简介:

高淑桂 (1975.4-),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 青浦党校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